

《泾林杂记》及其作者小考

买艳霞

《泾林杂记》，是明代的一部笔记。目前学界针对《泾林杂记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，一是《泾林杂记》的作者问题，一是此书是否已佚的问题。

我们先看《泾林杂记》的作者问题。学界有一些论著把它归到周复俊的名下，还有一些论著把它归到周玄暉名下。如柳闻的《唐伯虎》中有“周玄暉的《泾林杂记》”^①之说，相同的说法还见于《京剧剧目辞典》^②、《十大才子》^③、《中国杂剧艺术通论》^④等著作中，一些与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有关的论文也偶有这种表述，兹不赘述。《泾林杂记》的作者到底是明代的周复俊，还是周玄暉呢？

于慎行的《谷城山馆文集》卷二〇中有《明故南京太仆寺卿进阶通议大夫木泾周公墓志铭》^⑤，其中记载了周复俊“著有《元史弼违》、《玉峰诗纂》、《东吴明贤记》及《泾林诗集》若干卷行于世。别有诗十卷及《泾林杂记》、《泾林类记》、《四书解》各若干卷藏于家。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复俊曾著有《泾林杂记》和《泾林类记》。类似的记载还可见于谈迁的《枣林杂俎》及黄虞稷的《千顷堂书目》。关于周复俊的生平，明万历年间申思科修、周世昌编辑的《昆山县志》中记载周复俊是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进士，卷四第十九页“周复俊，有传，祖元学父俱在加赠布政史”，卷六第三十六页记：“周复俊，字子籟，明敏笃信有操执，由进士历工部郎中，进四川提学副使……历云南布政史……转三载，考绩仅得南京太仆寺卿。致政归，深居寡出，日惟以读书著述为事，更不问生产仆业，士论高之。”从县志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行止高洁的士人。于慎行所撰墓志铭则详细地记载了周复俊的生平事迹，对于我们了解周复俊其人具有重要价值。据墓志铭，周复俊为人谦和大度，但又不徇私情。曾“以望

①柳闻：《唐伯虎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88页。

②曾白融主编：《京剧剧目辞典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285页。

③孟庆文主编：《十大才子》，南海出版公司，1996年，第132页。

④张正学著：《中国杂剧艺术通论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31页。

⑤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集部第147册，第588-591页。

擢四川按察副使,提督学校,申布功令,独持风纪,贵要私请亦皆不行,以刻核见中”。他还是很有军事谋略,复出后“以故官改补云南备,兵鹿沧,獠夷叛”,时三郡吏不能制,复俊与临道密相谋划,用计谋平抚了此次獠夷的叛乱。时人称其“为人仪观简重,言笑有常。在官三十年,贞介严明,终始一节,监司所积賵醵,举付诸守藏,未尝私取。滇南宝物出纳,一无所染。”可见复俊品行端方,行止高洁,颇有操持。复俊“渊源经艺,而称说程朱之言,于子史群籍多所涉猎,尤嗜左马屈宋诸家,独不喜佛书,尝著论辟之,辞旨甚辩正,学之士宗焉。”其《泾林诗文集》卷七中即收有《释氏辩》三篇,对佛教要求人们绝对静心、尽空诸有、禁婚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辨正。复俊年轻时与从兄子言以声诗相和,后至滇中为官,与杨慎友善,雅相矜许,互有唱和,《升庵集》中就有《送周子籲工部北还》、《喜周木泾工部复至滇》等诗篇。杨慎还对复俊的诗作过品评,复俊诗集刊刻时就收录了这些评语。复俊也曾为杨慎作《升庵玉堂集叙》、《杨升庵集叙》、《风雅逸篇序》等,收在复俊的《泾林诗文集》卷五中。复俊为官云南时,很喜爱云南的山水,曾图之以归。后为监司出入滇蜀间,几若干岁,故所游履歌吟于西南者为多。如《泾林诗文集》卷三有《忆滇南》三首。

第二个问题,是此书是否已佚的问题。如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中《泾林杂记》条有“原书已佚”^①之说,类似的说法还见于诸多论著中。笔者查阅文献时发现此书并未佚失,而是存书两卷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杂家类收有该书,并称:“《泾林杂纪》二卷,明周复俊撰。《泾林续纪》二卷,明周玄暉撰。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,原书版框高二〇七毫米,宽二九二毫米。”^②

《泾林杂记》已佚这一说法,应当和潘祖荫在《泾林续记跋》中所作的一个错误推测有关。本跋在谈到《泾林续记》时说:“祖者,始也。然则元暉是书之外,现有《泾林祖记》矣。今佚不传。”^③潘祖荫把“祖”理解为“始也”,推论出周玄暉有《泾林祖记》一书。并且说此书已佚。事实上“祖”在这里应该指的是“祖父”,而非“始也”。潘祖荫所推测出的《泾林祖记》,实际上是周玄暉祖父周复俊的《泾林杂记》。以后一些工具书遂采用了此书已佚的说法,以至沿袭至今。

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所收的这部《泾林杂纪》,存书两卷。卷端背题“东吴同卿周复俊著”。《泾林杂记》为复俊笔记,内容繁杂。有的转录了前人记载,如关于永乐、弘治年间的一些事迹。有的是复俊为官期间的一些记载,如“嘉靖辛丑余奉命督学西蜀,冬十一月由荆州泝流而上,至黄牛峡”,记录了他督学西蜀时的一些事情。又如“滇城士女好游,芳辰美景,辄携壶觞箫鼓,群聚于水边林下,

①宁稼雨: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301页。

②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124册,第108页。

③周玄暉:《泾林续记》,丛书集成初编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41页。

邀嬉竟日”，记载了云南的风俗人情。有的记载还有助于我们确定复俊诗文的创作时间，《泾林诗文集》凡诗三卷杂文五卷，其诗皆有杨慎评语，其孙周玄暉的跋曰：“杨用修……晤我公于仙村草堂，各出所制，以相订正，弥七昼夜，论辩欢洽”^①，我们再对照复俊在《风雅逸篇序》中所说“仙村草堂之会，升庵杨子示余以《风雅逸篇》，余受而紬之”，可知复俊为官云南时，曾与杨慎相会在仙村草堂，杨慎品评了复俊的诗作，复俊则为杨慎所辑之《风雅逸篇》作序。但复俊为监司时曾经常出入滇蜀间，此次相会的时间到底是何时呢？《泾林杂记》卷二的一则记载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。“嘉靖乙未，予奉使南滇，与杨太史用修会于仙村”，由此可知二人的这次相会发生在1525年。此外，卷二还有一些关于时事的记载，如隆庆改元、严世藩被抄家等，可与正史相参看。其中有关于严世藩恶行的评议，用语大胆之极，他说严世藩的恶行“尤为天道所不容者，姑举其略：北虏不恭，矢飞城下，天子震惊，百辟奔走，不皇暇食。藩乃雍容娱乐，招权徵贿，不殊平昔。此何许时而忍为此也。山西陕西地震崩坼，山川改移，死者亿万，今古所无之大变，而藩若罔闻知”，又如“嵩入总机务，藩辄收揽大权，视中外臣僚若为其家私吏。每授一官，天下皆曰可，而藩独不下者，贿不入也。有天下皆曰不可，而藩独持以与之者，贿秣也，缘是进阶者奔走如狂，争出其门也”。措辞如此大胆激烈，当形成于世藩被诛（1565）后。卷二还有周复俊对于诗歌的见解，和对一些明代诗人的品评，如对高季迪、薛西原、文徵明、徐祯卿、袁永之、杨慎等人的诗作均有评价。他尤为推崇徐祯卿，称其“英英孤标，天然特秀。抒情吐句，类非尘世间语”。《泾林杂记》的写作应一直持续到复俊去世前，卷一有条关于兰溪大风的异闻记载，时间为“万历二年（1574）三月十八日”，周复俊卒于万历二年十月，因此，《泾林杂记》是他逝世前一直都在作的笔记。

作者单位：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①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集部第98册，第234页。